

聖 殘 目 目 BLACK CRYSTAL

维尼「中国香港」

不必特意绕过那片竹林。

那是我死亡和重生的地方。

当我像一粒萤火从空中坠落，
几乎就要被扑面而来的尘土和沙砾吞没时，
那个赋予你生命的男人也同样给了我

重生的机会。

神说，要有光。

他于是让本该熄灭的萤火复燃。



维尼「中国香港」著

BLACK CRYSTAL 黑残晶

仅以此书，献给那个眼神纯净的孩子。

我在 2005 年 8 月 12 日遇见她。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残晶/维尼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5087—2646—5

I. 黑… II. 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4066 号

书 名: 黑残晶

著 者: 维 尼

责任编辑: 邓晓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 66080300 (010) 66083600

(010) 66085300 (010) 66063678

邮购部: (010) 66060275 电 传: (010) 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235mm 1/16

印 张: 25.3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黑残晶 BLACK CRYSTAL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部 CHAPTER ONE	我不是天使
039	第二部 CHAPTER TWO	记忆的黑洞
069	第三部 CHAPTER THREE	雾都孤儿
129	第四部 CHAPTER FOUR	米兰童话
186	第五部 CHAPTER FIVE	月蚀苏黎世
247	第六部 CHAPTER SIX	东瀛弯刀
305	第七部 CHAPTER SEVEN	禁忌摩纳哥
350	第八部 CHAPTER EIGHT	精神病人

第一部 我不是天使

Chapter 1 跑马地

2003年9月4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

“家伟，你赢定了。”当一匹黑色英国纯种马载着它的骑师在周围热烈的掌声中缓缓回到休息区，一个身形粗壮的男人走上前，信心十足地拍了拍马上男人的腰。

“比赛还没结束，很难说。”这位叫家伟的男子如是回答道，可是脸上已满是胜券在握的神情。

“我告诉你，”教练嗤之以鼻地说，“最后出赛的那个家伙连自己的马都没有。刚刚跟协会借了一匹。”

“那人是想来混奖金的吧？”

“That's right.”一个低沉而略带性感的声音在两人耳畔响起，师徒俩不安地对视了一眼，同时转脸朝身边打开的马厩看去，一匹高大白色灰鬃马打着响鼻，四只铁蹄不安分地交替踩踏着重地，扬起一阵阵尘土。鞍上跨坐着一个身着正式骑装的家伙。那人的帽檐压得很低，金色短碎发嚣张地在脖颈处飞扬着，但凭那张白皙的脸和修长的身材，他的本能告诉他这是个女人。

他张张嘴，正想要说些什么来掩饰刚刚的无礼，赛场边上的扩音器里传出一声指令。

“NO. 46——”

她微微一笑，朝裁判席的方向十分专业地做了个“一切准备就绪”的手势。

“Ready——GO!”

她双腿轻轻一夹，那马开始小跑起来。

冯家伟心中隐隐生出一丝担忧，“她的马还选得不错。”他盯着那匹白马在阳光下油亮的鬃毛。

“你知道，我有一块破表，虽然动也不动，可是一天也能准这么两次。”他的教练抱着双臂，不无风趣地讽刺道。

年轻人勉强地笑笑，重新把目光投向跑道上的金钱至上的对手。她驾驭着马匹在助跑道上奔驰着，第一道木栅栏逐渐出现在赛手面前。她稍稍伏低上身，曲起双膝，拉动缰绳——那马顺从地跃起，不高不低，刚刚越过障碍物。

休息区的两人默不作声——那女子居然可以将马的跳跃幅度控制得如此出色，更何况，她跟这匹马还生疏得很。

在场的观众已经不能肯定这是场地障碍赛还是骑师个人秀。马鞍上那个英姿飒爽的身影与其坐骑的每一次跨越相得益彰，她自信满满，骏马昂首；她聚精会神，骏马疾驰；她的嘴角微微上翘，马也凌空跃起。当四只马蹄先后轻松地落在 A-B-C 三道连续障碍后的沙地上，她漫不经心地回头瞄了一眼——栅栏完好无损。

她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使劲拽了一把缰绳，仍在飞奔中的骏马朝空嘶鸣。顿时，全场一片沸腾。

Chapter 2 遇见

“小姐，二十日的住宿费用总共是四万九千九百港币。请问你想支付现金还是刷卡？”

“现金，谢谢。”她的声音中隐隐透着些许无奈，从口袋里掏出一只信封，递了过去。当接回服务员找回的一张可怜的百元钞票时，她才深切地体会到金钱的宝贵。

就在前一天夜里，她坐在床边，眉头紧蹙地握着话筒。

“您能否告诉我我的信用卡全部被停掉了的原因？”

“可是……”

“我不是这里的公民，在这里工作赚钱是违法的……”

“您的作法让我为难！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要给我安排这种费用高昂的酒店？还让我每天拨打国际长途？”

“让我去偷去抢？”

“这难道都是故意的吗？”

她呆望着断线的电话，知道对电话那头的那个铁石心肠的人再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尖沙咀

一辆黑色奔驰缓缓停在路边，车上走下一位气宇轩昂的年轻男子，他衣着讲究，身材高挺，浑身上下散发着贵族气息。他拐入旁边的 711 便利店，朝摆满报刊的柜台前扫了一眼，华尔街日报剩下最后一份。他正要付钱，一只手率先伸了过来——这只手很漂亮。皮肤白润，手指纤长，而修剪得整齐的指甲显示着一种干净与干练。他不由抬头一看，没想到竟看见一张帅气的脸。那人站在他跟前，修长，柔软。凌乱而有型的中短发英姿飒爽，一幅复古墨镜盖住了半张脸，看起来如白瓷般白净而冰冷。

“女孩子？”他盯着那人细腻白嫩的皮肤和红润的唇，心里有些疑惑。出乎他的意料，这个人居然彬彬有礼地朝他做了个请的手势，颇具绅士风度。他正要谦让，她却转过身，开始翻阅其它的报纸。他付了钱，好奇地最后看了她一眼，转身离去。重新回到车里，他瞥了一眼车上的时间显示器，准备发动车子。可是一阵奇怪的轰鸣声过后，车子竟纹丝不动。他又尝试着发动了几次，还是老样子。这个男人虽然在商界呼风唤雨，可是对修车，他一窍不通。他准备放弃了，拿起手提电话准备通知助理换车。忽然听见一阵叩击玻璃的声音，转脸一看，还是那只漂亮的手。他连忙拉下车窗，那个女孩站在车旁，操着一口地道的伦敦腔说道，“别踩油门了，引擎已经过热。”

声音有些低沉，同时又磁性十足。隐约透着一种亦男亦女的诱惑。这时的她已经取下墨镜——他看到了她的眼睛。不出所料，她的眉宇间透着一股男孩子气，可那目光澄澈得令

他心颤。这个女孩的身上有一种龙舌兰与焦木混合的气质，帅气却柔美，像是从日本漫画里跑出来的人物。他注视着，一时居然没注意听她说什么。她看了他一会儿，把刚刚的话重新用国语说了一遍。

“不是本地人？”他一边暗自揣摩着，一边下了车。

他打开车前盖，情况与她描述的不谋而合——发动机已经灼热得开始冒白烟。

“你是怎么知道的？”他很好奇。

“听声音。”说完，她转身就要离开。他顾不上突兀，连忙追问了一句，“你要去哪里？”

她停下脚步，回头疑惑地看着他。

“我的意思是，如果顺路……”他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去尖东，准备搭火车。”

“我也是，”他说谎，“我们一起走吧。”这种直白从他口中说出还是头一次，话一出口他就开始后悔了。

她转过身，盯着他看了好久。这种审视的目光让他心虚。

“你只不过坏了一个发动机，可是你还有手机和司机。相信你还有很多急事要去做。”冷冷说完后她转身离去。

“……”她越是冷淡，他就越被她所吸引。他倚着车门站了好久，待她走远后，他用电子车匙锁上车门，不远不近地跟着她。走到一个街道拐角，她突然消失了。他心里一紧，快步奔上去。走到拐角处才发现她已经抱着臂斜倚在墙边冷酷地盯着他。

“Hey!”他故作轻松地朝她笑笑，“又见面了。”

“是啊，真够巧的。”她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继续往前走。她这种不温不火不辛不辣的个性让他欲罢不能，他跟上前与她平行，“你叫什么名字？”

“晶。”她回答，可是并没有像普通人一样说出那句“你呢？”她表现得非常无所谓，即使身边的这个男子有着一张俊朗迷人的混血儿的脸。

“我是 DENNIS。”他只好厚着脸皮自我介绍。

她微微点点头，继续往前走。他发现她走得很快，而且姿势……相当独特。大步流星不说，且摆肩，完全的小男孩样。他一边跟在她身后，一边偷笑——这女孩好有意思。他很厚道地想起昨晚 Discovery 播放的那种南极洲特有的袖珍企鹅，他幻想着这条街就是那光滑的冰面，这只黄毛小企鹅就这么摇摇摆摆地走在上面走着，还带着一种舍我其谁的拽。经过路边摊，她自顾自地停了下来，舔舔嘴唇，买了串鱼蛋。涂上厚厚的辣酱，旁若无人地吃了起来，甚是津津有味。

“很香吗？”Dennis 忍不住问道。

她这才抬起眼，把嘴里的东东全咽下去，才开了口，“你要不要也来一串？”

他受宠若惊地点点头，因为这是直到现在她主动对他说的第二句话。她朝老板娘打了个响指，一串散发着热气的鱼蛋正准备递到他手里，却被她一手接过。正当他诧异之时，她朝他甜甜一笑——那笑容犹如夜昙忽然绽放般绚烂。他就这么傻傻地看着她，直到她把食物重新递到他手里。他刚吃一口就被呛得耳鼻喷火。他连连哈气，手忙脚乱地掏手帕，形象尽失。低头一看，原来那鱼蛋已经变成了火辣的鲜红色。她笑了，将一杯鲜榨甘蔗汁递给他。

他连忙接过一饮而尽，感觉好多了。

“你刚刚在背后笑我，这是报应。”她孩子气地扁扁嘴，付了钱，继续往前走。

他跟着她走进火车站——她似乎是第一次搭乘香港的轻轨。小心翼翼地找了个偏僻的位置坐下。他没有坐到她身边，特意坐到她的斜对面。这种不远不近的距离他觉得恰到好处。

她假装忽视他的存在，像个好奇宝宝般四处张望着，车厢上方的电视发出的声响吸引了她的注意，她竖起耳朵仔细地听那电视里说着些什么，可是当听到播音员说的全是粤语后，她的眉头渐渐拧在了一起，于是收回视线，很乖地咬着下唇，掏出耳塞，边听着音乐边有节奏地晃动着小脑袋——她陶醉地闭着眼，金色的飞扬的发梢也跟着一颤一颤。

这时，坐在她斜对面的另一个人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她的气质变得实在太快，从一个表情冷酷的成人到一个小学生只不过短短几秒。他不能确定自己究竟欣赏哪一面的她。成熟有成熟的性感，幼稚有幼稚的可爱。

他应该感谢她 IPON 里的音乐——是它们让她暂时忘了一切，他才能如此肆无忌惮地盯着她看。

白，她真的很白，白得微微发亮。皮肤光滑细腻，那自然上翘的嘴角，随便动一动，都会给人似笑非笑的感觉。最令他迷乱的是那双清澈的眼眸，乌黑单纯的眼珠总是定定地看着某个方向，无辜得像是一只易惊的小鹿。当陌生人一靠近，她就会飞快地跑掉。

奇怪的是，这个有些男孩子气的女孩却激发出他前所未有的占有欲，或者说，征服欲，再或者，强烈的保护欲？他不清楚自己是否爱上了她，他只知道如果目光离开她对自己是多大的损失。

尖沙咀。

直到她站起身准备下车他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有所行动，他追上去，“晶，可不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号码？”

她在人潮中并没有停下脚步，“我的手提刚刚卖掉。”

“卖，卖了？”他怔了一下，一时不知该怎么把对话进行下去。

“卖了。就是这样。”吝嗷地吐出几个字，她丢下他，径直离开。

他愣了好一会儿，决定继续跟着她，口袋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你在哪？很忙吗？”电话那头，一个男人的低沉嗓音异常清晰。

“你等等，我过几分钟再打给你。”他举目四望，哪里还有她的身影。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涌上他的胸口，他不甘心地朝四面看了又看，再也没有发现那个白衬衫女孩。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重新回拨了一串号码，“我在尖东的火车站，车坏了，你有没有空过来捡我？”

“怎么这么晚才打我的电话？”杨锦荣从后视镜看了 Dennis 一眼。

“.....”

“不舒服？”

“哦，不是。”Dennis 这才回过神来，“在想点事情。”

“刚刚出了什么事？”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他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

杨锦荣被刚刚那句话分了神，方才意识到前面是红灯，连忙踩下刹车。

“开车小心点。”

“你讲话小心点。”两人互相指责着。

“迟到，不接电话，心神不定，措辞肉麻，你今天是怎么了？”杨锦荣皱着眉头。

“抱歉，”Dennis 心情郁闷，不想多作解释，把目光投向窗外，太古广场前依然车水马龙。人们都在为各自的生活奔波着，有多少人会对身边的人多注视一眼？而她，也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吧。

短暂的沉默。

“记不记得上周日的第六场场地障碍赛？”

“你说跑马地？”

“没错，”Dennis 继续说道，“最后出场的那个人你还有印象吗？”

“当然，怎么也不能忘记那个家伙——把奖杯丢在桌上，直接拿了奖金走人……教会主席哭笑不得……你的集团赞助这几场比赛。报上说每场两百万。究竟赞助了多少？”

“这些不重要，其实那天就是我给她颁的奖。”

“哦？”

“那妞看也不看我一眼，直接拿过装钱的信封，把鲜花塞到亚军手里，戴上墨镜转身就走。”

“妞？”

“妞。”

“你刚刚不会是碰到她了吧？”杨锦荣笑了。

“我不确定是不是她——当时人太多，我没有留意那人的样貌，可是从作风上看，很像。”

“对这类型的假小子感兴趣？”

“不是。”他连忙否认。

杨锦荣挑了挑眉毛，没再多问什么。Dennis 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要急着与她撇清关系。难道是因为她个性十足的装扮？自己究竟在捍卫什么？传统？丰乳肥臀杨柳腰？还是他过去的女友们名牌皮包里的那些有着娇艳色彩的唇膏？他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她的不施脂粉的清秀脸庞和微微上扬的嘴角，那是一种介于妖与纯之间的感觉，一种不沾染任何世俗的干净气质。

他把目光投出窗外，广场上坐在喷泉边的一个清瘦背影让他心头一颤。那是她吗？是她吗？他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车门把。

绿灯。车动了。

他那停留在门把上的手绝望地放下，“是她又怎么样？你在她的世界里，也不过是个毫无价值的过客而已。”

终于把那像是混血儿的跟屁虫甩开，她长长松了口气。身无分文不算是一种自由？

可以不用担心扒手是挺舒坦的，可是……

路边的广场上传来悠扬的二胡声。她循声望去，一个老人坐在喷泉池旁的石桩上，正在演奏着一支不知名的民间乐曲。四周人来人往，脸上却无一例外地挂着大都市特有的冷漠神情。是不是只有当利益与喧嚣散尽，人们才能发现身边平淡的美？她不动声色地在老人

身边坐下，抱着膝，出神地听着。

“我爷爷也会拉二胡。”她的话很轻很轻，却让老人的演奏停了下来。

“你是大陆同胞？”那老人操着一口浓厚的京腔。

“算是吧，”晶低垂着脑袋，“您继续啊。”说完又把脑袋枕在膝上，旁若无人地闭上眼睛。

“这么说你跟着她走了整条街，最后因为接听我的一个电话跟丢了？”

“没错。”Dennis 把手挂在高脚凳的椅背上，朝调酒师打了个响指。（“两杯马帝尼，柠檬，加冰，用摇的。”）

“她很漂亮？”

“不，不算……”Dennis 盯着杯里琥珀色的液体，眉头微蹙，“应该说……不符合传统审美。你也见过的，刚看上去几乎没有女人味。但从我的角度看，她很独特。”

“当时她戴着一副大墨镜，冷酷，潇洒，举止帅气。要不是皮肤白白嫩嫩，别人根本不会猜到她是女孩子。”

杨锦荣点点头，“要不是你提醒，我还不知道拿冠军的那个高手是女人。”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非要跟着她，实际上，当时做了什么连我自己都不大清楚。说来可笑，我现在连她穿什么衣服都记不清了，脑子里全是她那张脸……”Dennis 自嘲道，“可是她几乎没怎么把我当一回事。”

“你也有今天。”杨锦荣轻笑一声。

“不问我的姓名，不愿意跟我搭讪，不肯给我电话号码……走路的姿势像黑社会老大，还故意拿辣椒呛我。”Dennis 的嘴角居然浮起一丝满足的微笑，受到这种待遇，他还是第一次。

“这么拽？”杨锦荣皱起眉头。

“我觉得她还蛮可爱。其实找个小拽妞当女朋友也很不错。”

“打扮中性……对你不感冒，不排除她是同性恋。”

“绝对不是。”

“嗯？”

“直觉。”

“那她对你没有感觉？是不是你这一身吓到人家了。”杨锦荣瞥了一眼 Dennis 的庄重的西服。

Dennis 身子向后仰了仰，眯缝着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眼前这个俊朗成熟的男青年，伸出手指揶揄地弹了一下他制服的衣襟上的工作执照，“那你穿着这么一身出现，是想吓我呢，还是想把这儿的客人都赶走？”

那位叫杨锦荣的男人低下头，腼腆地笑了笑，把那工作证收进口袋，并顺手从里面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着，吸了一口，缓缓吐出烟雾。脑袋偏了偏，朝斜对面的一个漂亮而衣着时髦的姑娘扬扬头，对 Dennis 说，“那妞一直在向你暗送秋波。”

Dennis 回过头看了看，对那穿着黑色吊带短裙的美女温柔地笑笑，又转回脑袋，换了个漠然的表情，“不感兴趣。”

杨锦荣夸张地抬起手摸摸他的额头，“你不烧吧？”

他把他的手拍掉，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这种纯粹的肉体关系我玩厌了。”

不知道是担心好友陷得太深还是出于对那个女孩的疑虑，杨锦荣换了个话题。

“和罗丝玛丽分手了吗？那个名模。”

Dennis 摇晃着手中的高脚杯，点了点头。

“三星期换一个，速度慢了不少。”杨锦荣喝了一口酒。

Dennis 笑笑，可一想起那张白皙而冷酷的脸，心里还是会闷得发慌。

Chapter 3 无动于衷

“我得走了，老伴儿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呐，”老人颤巍巍地站起身，对着地上的女孩和蔼地笑笑，“你也回家吧，别让家里人担心。”

晶点点头，目送着老人消失在初上的华灯尽头。

在广场上又晃了四个多小时，她在书店看了本小说，电玩店里和小朋友打了几场电动，在太古城 G 层大厅看了场小型走秀。用最后一点钱买了一个三文治。

逛来逛去，又回到那个喷池旁。

她把包装纸塞进垃圾回收箱，举起手腕看了看表，十二点零六分。

一个人

没有家。

没有钱。

她重新坐下，从口袋里拿出皮夹，看着一张张整齐排列着的信用卡，她自嘲地笑了笑。

被整得真惨。这就是轻信的后果。

她将那堆花花绿绿的信用卡一张张地抽出，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潇洒地甩进喷水池里。

一张……两张……三张……

第六张。没了。

皮夹里还有那只原本装着五万港元如今干干扁扁的印着香港赛马协会的信封。

她将它小心地撕开，折成一只漂亮的纸飞机，用力地掷出去。

“你也回家吧，离开我。”她喃喃地说着，目光随着那只纸飞机的身影飘移。突然，那飞机碰到一个人的胸口，落了下来。那个人弯下腰拾起纸飞机，朝她一步步走去。

“Dennis？”她望着眼前这个衣冠楚楚的男人，有些惊讶。

“没地方去了？”他在她身边坐下。

“跟踪是有钱人的怪癖吗？”她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望着天空。好像快下雨了。

“我没有跟踪你，这是缘分。”他的语气很平静。

“缘分？”她喃喃地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尽是嘲弄。

“那么……回答我，乱丢信用卡是你的怪癖吗？”

晶干巴巴地笑了笑，没有作声。

“如果我提供一个地方，有东西吃，有地方睡，有钱领，你愿不愿意跟我走？”

她不置可否，扑哧一笑，“原来你还兼职贩卖妇女。”

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不，你以劳动力获得报酬。”

她收敛了笑容，转过脸蹙眉看着他，像是想把他从里到外研究个通透。

“你的英文说得很地道，是英籍华人吗？”

她没有回答。

“和爸爸吵架，赌气一个人跑来香港，然后遭到家里的经济封锁？”Dennis 自顾自地猜测着。

“你好像很清楚？”她轻飘飘瞄了他一眼。

“因为这种事我以前也做过，当时我是溜到日本。”他仰望着天空，脸上挂着忆旧的神情。

“我凭什么相信你？”

“凭你对我的直觉。”他凝望着她白皙的脸。

她瞪着他琢磨了一会儿，得出结论，“我对你没什么感觉。”然后把纸飞机从他手中拿回，哈了口气，用力把它抛向另一个方向。

“我对你有。”他丝毫没有被她冷淡击退。

许久……

“我很欣赏你。”他注视着她澄澈的眼睛。

“那是你的事。”她面不改色。

“好吧……”他换了个话题，“你现在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那是我的事。”

“如果换作是其它人，你会接受帮助吗？”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她从石墩上站起，拽拽地看着眼前这个衣冠楚楚的男子。

“我只想知道究竟用哪种方式可以帮你渡过难关。”

“劳你费心，”她的语气依然冰冷如初，“我的难关要是到了，只有我才能帮自己。”她扯了扯脖颈处打成领结的丝带，把手随意地插进裤袋中，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停下，转过身朝他举起一根手指头，补充了一句，“别再跟着我。”

他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身影，心情复杂。犹豫片刻，他还是决定继续跟着她。

Catwalk?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这家俱乐部的招牌。她为什么会进这种地方？尤其是，穿成这个样子。

他前后左右看看，不依不饶地跟了进去。

一如既往的光线暗曳、音乐狂乱。他看见她走到一排高脚凳旁坐下，也跟着坐到隔离的一个吧凳上。她对这种地方似乎并不陌生，很自然地朝调酒师打了个响指：“ice water。”可是，那胖子没理她。

“Ice water, please!”她的声音透着一丝不耐烦。

那胖子走了过来，从柜子底下掏出一个金属牌子重重搁在桌面上。

不招待未成年人

Dennis 忍不住低笑，他不怀好意地等着看她被拎出去。只见那女孩皱了皱眉头，慢慢地拉下校服上的那条红色丝带，以极快的速度绕过那胖子几乎所有的脖颈，蛮横地将他拉到自己跟前。“啊啊啊啊啊!!!”胖子的厚嘴唇抖动着，十指无助地大张在肚脐前。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褐色小本，用两只手指拎着在胖子眼前晃了晃，“Icewater。”她轻声重复了一遍。

“Okey Okey……”他唯唯诺诺地点点头，双下巴摇摇晃晃地。

她闭了闭眼，放开手，将丝带抽回，一圈圈绕在纤巧的指头上。一杯冰水放在她跟前，那胖子小心翼翼地后仰着身体——这动作真让他为难——尽量将自己那几乎不存在的脖颈与她保持距离。她看也不看他，端起那杯水喝了一口，转身把目光投向那个疯狂的舞池。胖子耸耸肩，走到 Dennis 身边，挑起粗粗的大拇指朝她晃了晃，“英籍太妹。”

Dennis 笑笑，他感觉那妞纯粹是小孩子装大人。他叫了瓶德国啤酒，不动声色地坐到她身边。她斜靠在吧台边，金色的脑袋随着节奏一晃一晃，修长的手指在桌上像弹钢琴般轻轻跳动着，恬静却不失张狂。

她没有理他，目光依然固定在舞池中的扭动着的人群上。

他意识到这里太嘈杂，她根本听不见他的那声“HI”。

他抬抬眉毛，举起那瓶德国啤酒，在她的前方摇了摇，然后凑到她耳边重复了一遍，“Hey。”

“你有完没完？”她目视前方，对身边这个跟屁虫十分不屑。

他这才回过神来，眯缝着眼睛，“呃……我想说的是……你这身衣服，不适合出现在这种场合。”

她很慢很慢慢地转过身，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你这身就很合适？”

他低头看了自己一眼，那条庄重的领带似乎也在向他挑衅，他腼腆地对她笑笑，慢慢地将其解下，一圈圈绕在手腕上，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她瞥了他一眼，吐出一句国语，“东施效颦。”

他完全听不懂，“你说什么？”

“东施效颦。”她回答。

“笑谁？”他的普通话水平绝对在及格线以下。

她撅起下巴，朝他做了个鬼脸，“笑你。”

“你刚刚……说的是成语？”他难以置信地望着她那张白得透明的脸，在他的意识里，这些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姑娘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已经很了不起了。

她用一种怜悯的眼神盯着他看了十秒，转回身，继续将目光投向舞池。

这时，一个妖艳的女人走了过来，坐到他身旁，意味深长地朝他眨眨眼睛，“介意吗？”

如果是在平时，他也许会朝这种女人风度翩翩地笑笑，或者调调情，或者跳跳舞。可是现在……那女人的手已经搭在他的肩上，他有些紧张地朝 Crystal 看了看，她似乎毫不在意，依然心不在焉地扫视着整个场地。

他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下去，他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类型的女孩——直接，干脆，冷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摸不透她的年龄——在街上，她是纯净的高中生，地铁站里，她是天真活泼的小孩子，而在 Disco 内，她又像是二十出头的刚出社会的青年。她太多变了，他从未如此迷惑——她身上的气质，究竟是单纯，还是成熟？如果把她当作无知青春少女对待，他很可能会和那胖子一个下场；可是把她放在成熟性感这个位置上与她调情，又太过轻薄，最大的问题在于，她——似乎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时，前方沙发上的一群人爆发出阵阵笑声。一个带着尖牙耳环的高头佬站了起来，走到她的跟前。

“喂，他们叫我亲你一下。”

她瞟了那男人一眼，没有理睬。光头回身朝伙伴们耸耸肩，不料却被众人狂嘘。光头恼羞成怒，伸手扳过她的下巴，把嘴凑了上去。不料衣角被谁用力一拽，再接着脸上狠狠地挨了一下子。光头捂着脸退后几步，只见一个很贵气的男人挡在那女孩的身前。

“原来是名花有主？”他直起身，眯缝着眼睛打量着 Dennis。

谁知她却不声不响地从高脚凳上跳下，径直步入舞池，丝毫不把两人放在眼里。

“哈，原来是你自作多情。”光头笑了，那笑声非常刺耳。

Dennis 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个无情的人，觉得自己的胸口有些闷闷的疼痛。

“这拳是还给你的。”光头趁 Dennis 走神之际，挥拳冲了上来，好在他及时闪躲。那拳击碎了他身后服务生盘里的空酒杯。

Dennis 亦不是省油的灯，拳击俱乐部的白金会员不是虚挂的名号。他一把抓过光头的脖颈，朝着他的肚子连挥三拳，光头痛得跪到了地上。那群人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他们迅速围住了 Dennis，脸上挂着讥笑而揶揄的表情。

舞池中，他所挂念的那个人尽情地舞动着身体。她舞着，转着，飞旋着，那两只纤细而优美的手敲击着空气中那把无形的非洲手鼓，她踩着鼓点旋着舞着，利落，轻盈，活泼，像黄蜂一样旋转……她一个人在人们焦灼的目光中玩的自在悠哉，快乐无比。那时候她只感受到音乐，只想贪玩，玩完就算，她兴致勃勃地玩得忘了身外还有世界，忘了在另一个角落一个男人正为了她与一大群痞子对峙着，忘了自己身无分文，忘了明天将是怎样的黑暗与消沉。

“等等。”就在那群人准备对他发起围殴，一个苍老的声音传了进来。

“全哥！”众人立即谦卑地让出一条路。走进一个带着老花镜的穿着唐装的老人，嶙峋的瘦骨与下搭的嘴角显示着一种孤僻与强悍。

“Dennis……？”男人眯缝着眼睛，缓缓踱到 Dennis 跟前，“Maple 的行政主席？”

周围人群开始窃窃私语，几个女人甚至兴奋地掩嘴尖叫起来。

“不好意思，请问你是……”Dennis 对眼前这个气势磅礴的男人完全没有印象。

“虚伪的礼貌果然是二世祖的基本特征，无论是在哪种……危险的环境下……”男人又走近了一步，“……你不认识我？那你父亲有没有跟你提起过丽莎国际？”

Dennis 的心被什么牵扯了一下。

丽莎国际是 Maple 集团过去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但由于几年前的金融风暴，企业日薄西山。现在香港唯独 Maple 占了大中华区酒店连锁业的半壁江山。

“你的父亲好眼力，看准九七股市将要崩溃，偷偷摸摸地把资金转移出去，让 Maple 毫发无伤，也不给我们提个醒。”他的语气充满隐隐的恶毒。

“当时说出去，谁会相信呢？”Dennis 面不改色，“股价狂飙，楼市过热，我父亲如果出来发通告，你保证不会笑他是疯子？”

“哈，油嘴滑舌，和你的鬼佬父亲一模一样，”老人干巴巴地笑了几声，“那么……再拿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你老爸解释……在丽莎国际快破产的时候强行收购的恶劣手段。”

“这个世界，从来就是弱肉强食。”Dennis 冷冷地回答道，“如果当时面对破产的是 Maple，你也会买断我们的股份。”

“说得好，弱肉强食……”老头凑近 Dennis 的耳畔，“在这里……也一样。”他的话音刚落，Dennis 就感觉四肢被五六个人死死架住。

不妙。

他迅速观察了一下四周——对方的跟班将他围在圈内，外人根本不知道内部发生的情况。

“那个人……会不会受到连累？”他简直不能理解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在挂念那个心如坚冰的家伙。

老人从旁边手下接过一瓶未开启的红酒，“记得当时丽莎倒闭的时候，你的父亲，那个奸诈的美国鬼佬，给我送来一瓶红酒。1975 年的，真是好味。”

他将瓶口朝下，掂量了一下瓶底，“这个……算是给他的还礼……”周围的手足们的眼中开始散发出期待的神采。

“你……”一声玻璃撞击破碎的响声，他应声倒下。

Chapter 4 不平等条约

西半山。锦英别墅

厚厚的米色地毯与雪白墙壁的搭配让这个宽敞的房间看起来格外优雅。欧式名贵家具在水晶吊灯的照射下泛着柔和的光。

昏睡了八个多小时的 Dennis 被什么声音撼动了一下，他的眉毛动了动，可怕的困倦让他睁不开眼睛。又是一阵古怪的声响，他不耐烦地挠挠眉心，把脑袋往枕头里埋了埋。这个轻微的动作让他的头部犹如炸裂般疼痛。他不由抓紧鹅毛枕，默默忍受着这一阵又一阵的折磨。

好些了。口很渴。他慢慢睁开眼睛……熟悉的床单，熟悉的油画，熟悉的吊灯……他在家里？！自己家里？！不是应该……被人用胶袋套着脑袋丢在垃圾桶边吗？是做梦吧……那老家伙会放过他？笑话。

一定是做梦！

他摇摇晃晃地爬起来，好不容易找到拖鞋，发现床边竟放着一杯参茶。

“这么体贴？！”他盯着那杯茶看了好久，“反正是梦，喝了也不会死。”于是三口两口灌了下去，一股热潮涌入胸腹，全身的酸疼顿时减轻好多。

他扶着墙慢慢走出去，突然听见厨房里传来金属碰撞的声音。这种梦还挺逼真，连佣人都出现了。他决定将上次翻了两页就丢到一边的《梦的解析》认真看看。

他把脑袋探进厨房，“莲姐？”

她闻声转过身，左手提着一只钢勺——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她——由下至上——她全身上下只穿了他的一件宽大的衬衫，应该只有一件（虽然他什么也看不到，但他脑中的这种想法坚定不移），不，两件，她的脚上套着一双白色棉袜，可能是因为厨房没有铺地毯，她受不了大理石的那种冰冷。

“Crystal……”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样的梦真是充满人道主义关怀！连他心仪的女人都一起编排进去了。

“如果我上去拥抱她，她应该不会反抗吧……反正是梦啊……”他意乱情迷地思索着，感觉呼吸急促，心跳加快。

她看看他，又看看自己，脸刷地红了，就当他向她跨出第四步时，毫不迟疑地伸出长腿往门后一勾，厨房的门应声关上。

……

“痛。”他揉着被碰得发红的鼻子，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一阵令人焦灼的安静。他靠在门边的墙壁上，拼命克制着自己不要再去回想刚刚看到的一切，可是……可是……那修长光洁的腿……领口那若隐若现的迷人的锁骨……白皙细嫩的皮肤……看见他时那潮红的脸颊……

他的呼吸不大顺畅了，他突然想到那双和她皮肤一样雪白的短袜……这一切好像暗示着什么。“多打开一颗纽扣，再加上一条松散的男式领带就更完美了……”他闭上眼睛，幻想着，脸上漾起满意的微笑。

“你……有没有小号的衣服？”她的声音立刻将他拉回现实，他连忙晃了晃脑袋，“你等等。”

他走到他妹妹的房间，从衣橱里找出一套衣裤，小心地回到厨房前，举手敲敲门，“Crystal。”

过了好一阵，那门才稍稍打开一条小缝，一只漂亮的手从门后伸了出来。他把袋子的提手放在那只手里，那只手迅速缩了进去，门立刻再次关上。他惊魂未定地摸摸自己的鼻子——还好这次自己没有越位，再被撞一下，极有可能会喷鼻血。头还是闷闷地痛，他揉着太阳穴，今天发生的事够混乱的，他必须好好整理一下思绪。

“哒。”厨房的门开了，她穿着黑色羊毛衫和牛仔裤走出来。有点短，可是随意休闲。这身黑把她衬得像是用面粉捏出来的白嫩娃娃。

她重新抓起那勺子，把自己做的饭菜盛进盘里，摆到外面的餐桌上，坐下，看了一眼Dennis，“可以吃饭了。”晚饭很丰盛，没想到她这种男孩子气的女生，还具备贤妻良母的潜质。她自顾自地吃着，他呆呆地看她看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去夹菜。

“Delicious。”他没有夸张，真的很美味。

她没有说话，慢慢咀嚼着，盯着桌面看了一会儿，才慢慢开了口，“关于昨晚，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是你家。”她一字一顿地回答着，像是幼稚园老师耐心地跟小朋友解释1+1为什么等于2。

“我知道，可是……我当时……”

“我去报警，警察来了，你安全了。”十二个字，不多不少。

他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谢谢你。”

“谢我？要不是因为跟着我，你也不会被人打爆头，不是吗？”她夹了一些青菜到碗里。

“原来她肯留下来，是因为对我心有愧疚……”Dennis暗中思量着，“可是，按她的个性，吃完这顿饭，一定立刻走人……该死，我为什么要这么急着起床……”他在心中咒骂着自己。

“你吃完饭要去哪里？”他假装漫不经心地问道。

她居然愣了一下，看着桌面，没有回答。

希望……巨大的希望从 Dennis 心中升了起来。

“如果你愿意……”

“去哪里不关你的事。”

又来了。他的心情一下跌到了谷底。好沉闷的晚饭，十几分钟后，她将自己的碗筷洗好放进消毒柜里，用大毛巾擦擦手走了出来，看上去像是正准备要走。他连忙站起，拿出杀手锏。

“上次你参加了香港赛马协会的场地障碍赛，是不是？”

她挑起眉头，警惕地望着他。

“记得我吗？”他朝她微微一笑，“奖金是我颁发给你的。”

“不记得。”真直接。

“那你记得那个被你甩在一边的奖杯吧？”

“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场地障碍赛是什么东西？”

“看来是我的记性出了问题，”他挑挑眉，“有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姑娘参加了场地障碍赛，后来却被发现她的参赛证不是她自己的。总之，现在赛马协会的安全委员正在找那个领了奖金就溜的家伙。听说不是本人不能参加这种比赛……”

她停住了脚步。

“所以，要把那笔奖金拿回来。昨天我和会长通了电话，他告诉我说已经通知了警方，因为这属于刑事诈骗案件。”

“你威胁我？”她的口气平静可是杀气暗伏。

“理论上说，是的。”他很有礼貌地回答。

她面对着门，一动不动，似乎是在衡量问题的轻重。

“赛马会主席的电话是……”他煞有介事地拿出电话。

她终于转过身，脸颊泛红，眼神中满是愤恨。可是在他看来，这表情相当可爱。

“请坐。”他彬彬有礼地做了个手势。

她不情不愿地坐下，“我们应该定个协议书，是不是？”在谈判桌上，Dennis 继承了其父亲的令人羡慕的天赋。

十分钟后，两人把书写好的协议递到对方的眼皮底下。他到底是个商人，连随便写写的协议书都极具官方色彩。

兹与 Crystal Lee 签订临时工合约。

条件如下：

1. 对雇主的态度要温柔
2. 每个星期至少要跟雇主出去一次。
3. 去哪要先告诉雇主。

Dennis · M · Ng

12 /06 /2006

约法三章

A. 不要逼我跟你聊天